

第四十三回 番軍師被擒歸降 皇甫敬脫難會子

卻說神武道人細看鄔必凱項下果有劍傷，查問船中，俱係平日所用心腹，並無外人，真是不解，尋思莫不上天差天將殺死。只得吩咐不可漏泄，備辦棺木收斂，一面差官奏聞狼主。元軍日日討戰，道人自思，不若與元軍決死一戰，即令各船知會，來日與元軍決一勝負。番軍俱皆膽寒，無奈只得準備。到了三更，各船造飯，燈火衝空。

黎明，探子報曰：「昨夜番營燈火冲天，想是要來會戰，特來稟明。」正言間，忽聽得鑼鼓喊鬧，番船已出獅子口，前來討戰。王元帥下令準備會戰。三聲炮響，戰船殺出海面，兩陣對列。熊浩一船向前，指著神武道人大罵曰：「妖道，爾黑夜行刺，遭蛟翻覆船，罪惡滔天，擒住之時，碎屍萬段。」喝令將船駛上，舉起左手槍，向妖道面前刺來。道人舉劍架住，兩下接戰。王元帥喝令眾將一齊迎敵。到底元軍眾多，番軍抵敵不住，神武道人越發心慌。王元帥祭起紅棉套索，向道人頭上罩來，及道人看見毫光，要躲不及，早被紅棉套索縛住，跌倒船上。熊皓跳過，奪了一隻戰船。王元帥收軍回寨，軍士押妖道捆作一團乃放在船板上。神武道人哀求曰：「元帥若肯饒命，貧道情願歸降。」王元帥大喜曰：「既是軍師願降，本帥自當放爾。」眾將阻住曰：「妖道邪術多端，不可輕放。」王元帥曰：「他乃修行出家之人，引然識理，我若放他，他自回去商量，倘被逃走，再擒卻亦不難。」神武道人曰：「貧道既已悔過，從無變更之理，王元帥只管放心。」王少甫曰：「軍師乃是道家出身，自然明理，本帥焉有疑心。」即向前收了紅棉套索，雙手扶起道人。王元帥謝罪曰：「部下無知，冒犯軍師，望乞恕罪。」神武道人見王元帥如此謙恭，甚是感激。慌忙答禮曰：「被擒之將，不殺已為過份，又蒙厚禮，使我心中有愧。」王元帥曰：「軍師乃是異人，怎敢不敬。」即以賓主禮敘坐。道人推辭不過，只得坐下。隨侍進茶罷，王元帥取出師父所贈錦囊，送與道人曰：「家師黃鶴祖師寄此物與軍師開看。」道人曰：「原來元帥是黃鶴祖師高徒，怪不得貧道法術屢敗。」王元帥即將兄弟學道三年，奉命投軍等情說明。道人方拆開觀看，書中云：

元朝成宗乃有為天子，爾當勸狼主速放前元帥皇甫敬，先鋒衛振宗，並備貢禮歸降。錦囊內有求情書一紙，送交令師，自當收留，爾即勤苦修行，以成正果，切勿自誤。

道人看罷大喜，向王元帥謝曰：「貧道因與家師言語不合，故此來助番邦造逆。今黃鶴師伯與家師王是至契，有書求情，我便可去邪歸正。」正言間，家將呈上筵席，道人遂與眾將見禮，各問姓名，入席同飲。眾將俱喜，冤家反成親家，諒不必交戰了。

飲酒之際，道人對王元帥曰：「今元帥可即停兵，待貧道駕雲回勸狼主，放皇甫敬將帥，並貢禮來降元帥。乞把前日被執番將、被奪戰船交還番國，貧道即回山修行，再不染紅塵。」王元帥曰：「如此極好，但恐鄔必凱倔強，不肯歸降，奈何？」道人曰：「鄔必凱已死數日，元帥豈尚未知？」王元帥驚喜曰：「鄔必凱得何病，何時身亡？」道人曰：「說來真是奇怪。便將鄔必凱安寢，及至二更後跌下牀來，咽喉自斷身亡等情說明，時間就在貧道前來行刺的次夜。」王元帥省悟曰：「看來鄔必凱明是赤蛟轉世。既把熊浩斬蛟事情說明，恰是時日相同，必是鄔必凱原神出現。」道人點頭稱是。遂即辭別曰：「貧道往返不過半月間，禮便到。元帥不必懸望，貧道決不失信。」王元帥曰：「本帥從不疑心，但念番國連年征戰，國庫諒必空虛，今番歸降，必要元帥、先鋒並貢札前來，不須搞賞禮物。」道人曰：「元帥如此寬宏大量，貧道逆天，焉能不敗。」即拱手騰空而去。不二時，回到自己船上，部下之將迎接曰：「軍師被擒，將等無計施救，此何得回？」道人曰：「待我升帳說與爾等知道。」即令傳鼓升帳。眾將齊到，參見畢。道人說明王元帥宅師與師至愛，方才被釋，以禮相待，今已議定歸降，又說鄔必凱乃赤蛟轉世，夢魂出遊，被先鋒熊浩所殺。眾將始知鄔必凱是身亡，今聞得獻降，眾皆歡喜。道人即將元帥劍交一員城番將名喚撒裡布的執掌，吩咐只宜固守，待我回奏，備辦貢禮來降。吩咐畢，即駕雲起身。

次早，已到王城午門外，墜落雲頭，恰遇狼主駕臨早朝，午門官奏曰：「啟狼主，軍師神武道人在午門外候旨。」按番國王自稱百花王，為人慈善好色，年四旬餘。近日接表，知鄔必凱身亡，正在忱慮，忽聞此報，隨即宣道人上殿。朝見禮畢；賜坐旁邊，細將前後交戰，法術法寶俱被王少甫所敗，及鄔必凱夢魂出遊被殺，自己出戰被擒，王元帥以禮相待等情一一言明。看來大元成宗乃真命之主，故有王少甫戰術俱備，寬宏大度，恤吾國連年征戰，國庫空虛，不收犒軍禮物。看來中原君賢臣忠，理當歸降，可免生靈受苦。狼主曰：「我國兵微將寡，前聞鄔必凱好勇，因此起兵，今既敗裔，理當歸降。」即令內監備了貢禮。道人曰：「待貧道往天牢放皇甫敬、衛振宗前來；狼主當備酒相待。」狼主曰：「難得二臣忠義不二，孤正當禮待。」道人出了午門，帶了二副中原衣服靴帽，來到天牢。牢官迎接入內，拜見已畢。道人說出前情，眾官俱備香湯，將二副衣冠送進，請皇甫敬、衛振宗沐浴更衣。二將自禁天牢，誓不屈節，受盡苦楚，料無再見天日；忽聞請他沐浴更衣，疑問曰：「我等俱不想為人，今何故叫我更衣？」牢官曰：「爾還未知麼？」便將鄔必凱身亡，軍師獻降，特請二位大人回歸中原等情說知。

皇甫敬將帥喜從天降，曰：「不料我等亦有回歸中原之已。」急忙沐浴，更衣冠靴帽。道人親來迎接，作揖曰：「前年昏犯尊顏，實屬不該。今可先見狼主，備下貢禮，即送大人回國。」皇甫敬將帥應諾，遂出牢，一同上馬，來到午門外。道人先入殿繳旨，百花王令宣皇甫敬、衛振宗上殿，俯伏朝見，狼主下殿，御手扶起曰：「孤前日誤聽鄔必凱之言，觸犯二位大人，悔之無及，望乞恕罪。」皇甫敬衛振宗曰：「此乃臣命中注定，焉敢怨恨？今得回朝，感激不盡。」狼主賜坐，茶畢，內監進上筵席，狼主同軍師相陪，慇懃敬酒。皇甫敬問軍師曰：「未知中原將帥何人，如此能幹？」道人曰：「元帥少甫年已二旬，係武狀元出身，武藝，法力、寶貝俱皆利害，就把前後交戰事情各說一遍，還有一伎右先鋒韋勇達，年未二旬，智勇俱備。其餘眾將，年紀俱是二十左右，都是少年豪傑。」皇甫敬對衛振宗曰：「難得誰家出這少年英雄，吾輩豈不羞殺。」衛振宗曰：「此乃天子洪福，天遣豪傑治設，豈是尋常可此。」飲至日影斜西，方才散席。百花王令軍師送皇甫敬將帥到驛館安歇，著驛承小心款待。

過了四日，備下貢禮四車，犒賞軍士銀兩十萬兩，另送皇甫敬、衛振宗許多禮物。道人奏曰：「貧道損兵折將，罪實不小，今押貢物前去投降後，即回山煉道，不回来了。乞狼主差一親信同往，方可候送王元帥起駕。」狼主大驚曰：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軍師何忍回山？」道人曰：「中原乃是聖主，今狼主真心歸降、日後縱有事情，自有明主可靠，貧道在此何用？即當回山成正果，狼主不須苦留。」國王見軍師去意已決，料難挽留，差附馬丹山燕同往。次早，道人、附馬請皇甫敬將帥上馬，番軍押著貢物，揚帆，恰遇順風，八九日已到獅子口內港。眾番將迎接參見，備酒接風。次早，船出了獅子口，直到元師水寨外停住。

王元帥令船出寨迎接，先是神武道人上船，王元帥迎接，欲行賓主禮對坐，道人只坐在旁邊。茶畢，就把狼主感恩，並送貢禮和皇甫元帥，衛先鋒回來的事情說明。王少甫著令先丹山燕上船，丹山燕正要跪見，王少甫向前扶住，就坐在右邊，丹山燕呈上降書、降表、禮單，王元帥當即將降書、降表收下。就著熊浩、赤英南下船，照單查收，然後令請皇甫元帥、衛先鋒過船。

皇甫敬、衛振宗上船，王少甫向前跪下，泣曰：「不肖不早救父親回朝，不孝之罪，重如山嶽。」韋勇達向前密對衛振曰：「女兒已改男裝，爹爹不可認作女兒，恐在船不便。」衛暗喜女兒有志。韋勇達拜接父親，韋勇彪拜接伯父，各各大哭。眾將方知元帥是皇甫少華，右先鋒韋勇達乃衛振宗之子。道人、丹山燕向前恭賀曰：「難得元帥父子俱中狀元，俱為元帥，真是將門有種。」眾將請皇甫元帥高坐，受眾將拜見。皇角敬只得坐上，亦請道人、咐馬坐在兩旁。王少甫姊弟拜見畢，小姐即退入內，然後眾將一齊拜畢。王元帥令將犒賞軍士銀子盡賞官軍，本帥不留半毫，又令將被拈番軍各賞一兩銀子，眾皆感激元帥大恩。元帥與父親並番官暢飲，飲了幾杯，道人、丹山燕辭席白：「多蒙二位大元帥盛情，今既醉飽，即當拜別，候另日前來送行。」皇甫敬曰：「如此恕本帥不恭。」軍師等拱手下船。王少甫令把屢次所奪洋船番軍盡付道人帶回，番軍盡贊元帥仁德。王元帥飲到旁晚散席，皇甫敬退入後艙，家將進上家宴，父子姊弟同坐。皇甫敬先說交戰被擒十天牢受苦等情，道：「天子因何至今方發救兵前來了我兒幾時得中狀元，怎能掛帥？」王少甫曰：「爹爹還不知我們財散人離，死中得活。」皇甫敬大驚曰：「我不幸被邪術所技，非關無能。殺敗之罪，如何累及家眷？」王少甫細說山東巡撫奏稱將帥歸降，引進番軍攻城池，請旨擒捉叛眷正法；朝廷准奏，差官分捉將帥家屬；幸母舅尹上卿寄信通訊，自己同呂忠逃投表叔范右家中避難，路過岳州府平江縣借宿，蒙熊浩收留，結拜兄弟，遞往黃鶴山學法卜及奉師命下山，訪兵部奏請招軍，自己得武狀元掛帥；又累熊浩夫妻拆散，以及爭戰事情言明。皇甫敬贊曰：「難得熊浩富貴雙全，如此仗義，倒累他夫妻不得面訣，大為不該。」因問長華曰：「爾母女焉能無事？」小姐把產業捨與鹿院，母女受擒，路過汕本吹臺山，韋勇達救上山緒拜，母女平安等情說明。

皇甫敬不悅曰：「爾母大為不該。被擒之時，理當一死，豈可流落綠林，男女混雜，大為可恥。」小姐見左右無人，遂把衛勇娥女扮男裝，救父投軍細細說明。皇甫敬吐舌贊曰：「不意衛振宗之女如此節烈，古今罕有！但不知朝廷如何信任，降旨招安？」小姐對父親曰：「衛氏恐男女混雜不便，爹爹若相見，假作不知，只稱他為衛將軍便是。」皇甫敬曰：「此言有理，我只詐為不知便了。但先殺欽差官兵，朝廷怎不發兵征剿，反降旨招安，豈不奇怪？」小姐方把劉奎璧請旨領軍征剿、被擒寫供等說明。皇甫敬等曰：「劉奎璧幾時做官出征？」小姐再把孟小姐行刺死節言明。皇甫敬曰：「難得孟氏節烈，死得可憐？」又問曰：「韋勇達既先殺刑部，後擒國舅，天子怎麼降旨招安？」王少甫曰：「招安一事，俱是鄴兵部力奏方准。」皇甫敬曰：「鄴兵部喚甚名號，如此盛德？」王少甫曰：「鄴兵部名君玉，字明堂，年十七八歲，由三元及第擢升兵部尚書，乃右丞相梁爾明愛婿，凡事敢言，屢次為我父子伸冤訴屈，恩德甚大。孩兒蒙他取中狀元。」皇甫敬歎曰：「難得裡兵部年輕，提拔我等清門，恩同再造。但山東巡撫彭如澤與我素不相識，怎肯冒奏害人？此必劉捷作弊，換錶陷害。」王少甫就將劉捷猜出孩兒來歷，寄韋通番，書信被獲言明，再取通番書及劉奎璧親筆供狀送上。皇甫敬看畢，喜曰：「天子若見這通番書信，劉門必亡。但須行奏本擒捉，免使知風逃走。」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